



从此有了中华槐园

■ 刘庆邦

我的老家河南沈丘县,于隋开皇三年(公元583年)建县,到2017年,已有1434年历史。县城原来在南边的老城,1950年北迁至槐店镇。在我的印象里,位于槐店的县城没什么好玩的地方,除了南面有一条终年流淌的沙河,河边泊着几条载货的木船,别的就想不起什么了。到煤矿当工人之后,有一年秋天趁回老家探亲的机会,去县城北郊的帆布厂看望我的一位初中女同学。女同学是我的初恋对象,铭心刻骨的恋情曾把我害得好苦好苦。和女同学见面后,天色已晚,我们不知道往哪里去,就在一条河的河堤上回来走。那条河是沙河的一条支流,下大雨时,县城的积水可以通过支流往沙河里排。而不下雨时,支流的河床是干涸的,看上去很深的河底都是一些沙子。没见女同学之前,我激情鼓荡,预设的动作是把女同学拥抱一下,最起码要握一握女同学的手。也许是出于对爱的敬畏,也许是某种期许准备得太过充分,事到临头反而手足无措。我们在河堤上回来回走了三趟,先是送她回帆布厂,再是送她回旅馆,三是我送她回帆布厂,直到月明星稀,我预设的动作一点儿都没能出台,以致造成终生遗憾。

后来我想,那时县城里倘若有一座公园,我和女同学到公园的僻静处停一下,或坐一会儿,有接触的机会,事情的结果也许会大不一样。不一样到什么程度呢?或许会直接影响到我的婚姻走向,使我们的初恋得以落实,并结出硕果。凤凰台上凤凰游,看来环境对人生的作用不可小觑。

过了一年又一年,直到2012年,开天辟地第一回,我们沈丘县才有了第一座公园。这个开创性的佳话说来稍稍有点话长,请允许我慢慢道来。

不记得是哪一年,高速公路修到了沈丘。从洛阳到南京的洛宁高速路在沈丘城北开有一个出口,车下了高速路,出了收费的闸口,就到了沈丘。人们来到沈丘,对沈丘的第一印象不是很好。当年修高速路时,为了抬高路基,筑路工人只能就近取土,在高速路里侧不远处挖坑,把一大片土地挖得坑坑洼洼,连下面的沙砾都挖了出来。高速路是修好了,双向四车道上的各种车辆川流不息,而建高速路形成的废弃的荒地却留下了。一年两年过去了,三年四年过去了,荒地里长满了杂草、灌木棵子和荆棘,坑洼里的积水变稠,变黄,成了蚊子孳生的温床。更有甚者,有人把荒地变成了倾倒垃圾的地方,有风吹过,塑料袋一类的白色垃圾飘上了天空,很是难看。加上荒芜之地就在高速路出口的左侧,去沈丘的人们一眼就看到了,人家评价往往是:噢,这就是沈丘,环境质量不怎么样啊!

事情的转机,来自北京翰高兄弟投资集团公司董事长房墉回乡创业之时。房墉的老家和我的老家同在沈丘县刘庄店镇,他出生的村子房营,和我的村子刘楼,两村的直线距离不超过三公里。作为老乡,我曾去房墉在北京怀柔的集团公司本部探访过,对房墉的创业历程有所了解。当年,房墉独自一人到北京打工,应聘为一家企业推销暖气片。为了尽快在北京站稳脚跟,他要求自己必须开足马力,马不停蹄,快速行动。为此,他自我发狠,给自己严苛规定了“三个一”:每天都要取得销售成绩;每一个月都要跑烂一双鞋子;每一季度手指要磨烂一张地图。就这样,他凭着一颗敢于争胜的雄心,和异乎寻常的顽强意志力,在打工过程中积

累了经验,也积累了资金,于1996年创办了自己的公司。公司以科技创新、文化创意为灵魂,积极投注于建材行业,主要生产建筑内墙涂料、外墙涂料和建筑外墙外保温外装饰等材料。因产品科技含量高,性能先进,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,翰高公司先后承接参与了北京奥运村、济南全运村、上海世博会等国家重大工程项目。房墉本人也成为国家住建部命名的“中国建筑节能减排十大突出贡献人物”之一。

成为企业家和成功人士的房墉,没有忘记我们县还是贫困县,没有忘记家乡的父老乡亲,他选择把产业链向家乡延伸,以回报家乡人民。他回乡投资的第一个项目,就是在县城为家乡人民建一座公园。公园建在哪里呢?房墉定是看到了那片有碍观瞻的荒芜之地,决定因地制宜,变废为宝,化丑为美,公园就建在那里。公园从2011年6月30日动工兴建,到2012年5月6日正式隆重开园,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,一座前所未有的公园便在沈丘的大门口落成。在公园建设过程中,房墉参与蓝图的绘制,并参与施工现场指挥。他们干脆把废弃的坑塘深挖,扩大,建成一座湖。湖中央留出一块,作为湖心岛。把挖出的沙土堆成一座山,在山顶建了凉亭。在山与湖心岛之间建起一座古色古香的三孔拱桥,湖岸还建了长廊。如此一来,园内有山有水,山顶有可以远眺的亭台,山下有通水之桥,岸边还有听雨的长廊,一座可以与江南园林媲美的公园便赫然呈现在人们面前。

一座在废弃的荒地上建起的让人眼前一亮的公园,本就足以让人们称奇,更让人称奇的是,这个公园不是一座一般的公园,它是一座有主题的、升华性的公园。我国各地的公园很多,但像北京的天坛、地坛、日坛、月坛那样的主题公园不是很多。那么,沈丘的首座公园,它的主题是什么呢?它是以传承和弘扬槐文化为主题的,公园的名字叫中华槐园。为什么选择槐文化作为公园的主题呢?因为槐文化在我国源远流长,周代即有“三槐九棘”之制,以“三槐”而代“三公”。从山西洪洞大槐树下移民的传说,更增添了人们以槐寻祖的情结。槐树因此有了一个至高至尊的称谓,那就是国槐。加之沈丘的县城就在槐店,以中华槐园为公园命名是水到渠成,道法自然,也体现了沈丘与槐的不解之缘。

既然以槐园为公园命名,园子里的树木当然是以槐树居多。据统计,园内的各类槐树有六十五种,两万多棵。从挂在每棵树的标牌上看,有金枝国槐、五叶槐、龙爪槐、毛刺槐、香槐、白花槐、红花槐、紫花槐、黄金槐、洋槐等等。让人感到震撼并肃然起敬的是,入园即可见两棵大槐树挺立在东西两侧,两棵被称为“槐王”的槐树树龄都在一千五百年以上,可谓阅尽人间沧桑。正对园门口的是一棵名叫五福迎宾的槐树,它五千同根,好像兄弟五人,正恭立欢迎游客的到来。在槐文化的笼罩下,槐园的多个景点都是以槐冠名,山叫槐仙山,湖叫槐香湖,亭名观槐亭,桥称三槐桥。园内还建有水上观赏、儿童娱乐、花卉盆景、湿地栈道、餐饮休闲等八个功能区。

整个中华槐园的面积大约三百五十亩,为建槐园,翰高公司先后投入六亿多元人民币。公司投入这么多钱建公园,并不是为了赢利,是为了让家乡人民分享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和福利。公园不收门票,大门敞开,欢迎所有游

客到公园观光游览。我们这里也有公园了!沈丘人互相转告,纷纷到公园游览。特别是在节假日,槐园内游人如织,笑语欢歌,很是热闹。2013年清明节前夕,我趁回老家的机会,应邀到中华槐园看了一番。时值春暖花开之际,湖边垂柳依依,红桃照水,人们或结伴登山,或带着孩子划船,或坐在槐树下写生,或在花卉前合影,一派“清明上河”的喜人景象。一路陪同我参观的房墉先生对我说,再过几天,满园的槐花开了,到那时再来看吧,红花如海,白花似雪,浓郁的花香阵阵涌来,更让人陶醉。

中华槐园的建设者们不限于挖掘、整理和弘扬中华民族的槐文化,在县委、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,在建设槐园的同时,他们向其他优秀民族文化拓展,还为沈丘的历史文化名人、《千字文》的作者周兴嗣建立了高大的花岗岩雕像,在槐园内开辟了《千字文》文化广场,在公园东侧建了以开展多种文化活动为主要功能的三槐堂。在《千字文》文化广场上,《千字文》以魏碑体镏金大字形式,被全文镶嵌在一面像打开的书本一样的墙壁上。游客来到文化广场,都会在广场伫立,把《千字文》读一读。有班主任老师会把全班的学生带到《千字文》广场,集体朗诵这篇不朽的历史文化名著。三槐堂挂牌成立了《千字文》文化研究会,开展研究征文、书法大赛、背诵比赛等系列活动,取得了丰富的成果。三槐堂还收集展出了多种石雕艺术品,以及石磨、石磙、石槽等民间石头制品,被称为文化记忆的家园、游子心灵的港湾。

在三槐堂和沈丘县文联联合组织开展的诸多文化活动中,我也有幸忝列其中,参加了一些文学方面的活动。比如:从2013年以来,我已经连续四年在清明节期间为家乡的读者签名赠书,每年赠两种,每种一百本。四年来,我已先后赠送了包括《平原上的歌谣》、《遍地月光》、《黑白男女》在内的三部长篇小说、四部中短篇小说集和一本散文集。赠书活动还会继续下去。我把我的一部分藏书运回去,在三槐堂建了一个图书馆。在图书馆里,我还为周口作家协会举办的文学创作笔会做过讲座。

回顾中华槐园的创建过程,我难免心生感慨。在中华大地上,不管是黄鹤楼,还是滕王阁;不管是嵩阳书院,还是白鹿书院,都是平地起楼,从无到有。而一旦落成,便成为文化,成为历史。我想始建于21世纪10年代的中华槐园也是如此,它至少可以载入沈丘的史册。据《沈丘县志》记载,沈丘在春秋时代因“其地不利,而名甚恶”,曾被称为寝丘。民谣对沈丘的评价是:“一湖一凹又一坡,庄稼没有野草多。三天不雨禾苗干,一场大雨变成河。”沈丘的改天换地发生在当今这个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时代,如今的沈丘建成了以新兴工业园区为标志的新区,现代化的新县城也初具规模。而中华槐园的应运而生,谁能说不是沈丘发展变化的一个缩影呢!

话说了这么多,让我再回到文章的开头。当年我和女同学处于谈恋爱的青春年华,却苦于找不到一个可以谈恋爱的公园。如今公园有了,我的青春已逝,早过了谈情说爱的年龄。我听说了,我的那位女同学并没有远走,还在沈丘本土。但自从那次和女同学分别之后,四十多年过去了,我再也没有和她联系过。我这样做,是出于对她的尊重,也是对我自己的尊重。再说了,初爱的情感总是纯洁的,美好的,也是精神性的,超越性的,甚至是抽象性的,就让那段美好的情感永远美好下去吧!

